

《高能少年团》为什么还没“高能”起来

◆ 孙佳音



“王俊凯、刘昊然、张一山、董子健、王大陆,集结了这样五个阳光热血的少年,为什么节目就没‘高能’起来呢?”上周,我在杭州参加浙江卫视综艺节目《高能少年团》主创媒体见面会,坐在台下,很多遍暗暗嘀咕这个问题。

从预告片开始,节目组一直都在强调五位少年的人设和搭配,“美颜贤者王俊凯、高冷智者刘昊然、风流文青董子健、狂放豪士张一山、英霸武将王大陆,分别传承少年人之神、魄、魂、意、志”。这么讲有点文绉绉,说人话就是:TFBOYS队长王俊凯,能唱会跳颜值高,妥妥是节目的流量担当;王大陆上过一期《极限挑战》,搞笑天赋相当,被誉为“新版小绵羊”“傻黑甜”;张一山、董子健、刘昊然,不仅零负面新闻,是新生代男演员的演技担当,还能够分别以“北京爷们”、“文艺男青年”和“小小智多星”的人设出现在节目里,互相补充和支撑。五个少年,作为固定嘉宾的综艺首秀,新鲜感和好感度不必赘述。

但从目前播出的第一期和第二期节目来看,如此“高能”的嘉宾阵容,却淹没在略显无聊的游戏里。

其一,是因为挑战本身相对呆板,甚至很笨称之为“挑战”,观众也就失去了悬念和破解悬念的乐趣。比如第一期“劳动课”第一轮

任务是水上货运,几位少年要抽签决定任务轻重,亲自把货物搬到船上,并划船运送到各处店铺;第二轮任务是乌村捕鱼,每个人要按照抽签数字捕相应数量的鱼;第三轮任务是染坊挂布,五位少年必须先学会高难度的挂布,然后比拼速度,集齐镇上各处藏着的布并挂上去。这三轮任务几乎都是从体力上考验嘉宾,而且任务和任务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似乎像是满满两节“体育课”,只要跑得快力气大就能够完成任务。第二期稍有好转,少年团跟随鹦哥岭志愿者来到孤岛,体验极限生存,学习环保知识,但这堂“自然课”最后也上得没有波澜,没有“比拼”,只有“互助”,荒岛求生逐渐变成了大家庭的欢乐之行。

其二,是因为任务设置过于密集,一个接着一个,导致少年们只顾着完成任务。两集下来,除了张一山的综艺气质初露端倪,其他少年并没有太多时间展现出自己的性格。没有

特点和性格,就难让观众记住,也就很难抓住遥控器。比如最好的男团综艺节目《极限挑战》,六个男人在游戏中充分立起了不同的性格标签,“神算子”和黄磊的名字几乎可以关联到一起,“小绵羊”也成为了张艺兴的代称,低龄化一些的“跑男”也同样为李晨树好了“大黑牛”的标签。

其三,也可能是这五个少年,在阳光正能量的同时带来的寡淡、无趣。“少年”们都还处在很乖的时期,每个人都小心翼翼不敢“使坏”,很难看出各自的性格,也没有结盟和反水的乐趣。两期下来,有的是张一山在劳累、挫折、无助直到身心俱疲后,依旧表现出了自己的坚持、努力、忍耐,以及决不放弃的热血一面,虽然感人,但却没有反复和火花。有的是在高塔挑战中,王俊凯不顾自己劳累,为哥哥按摩;为了让队友放松玩耍,孤岛上刘昊然选择踏实工作,准备物资;原本恐高的董子

健、杨迪在队友的鼓励下,直面困境完成挑战,特别有爱团结,但却少了诸如《极限挑战》里那几个“老男人”每天斗心眼互相坑来坑去的乐趣。其实,如果嘉宾“太乖”,应该是节目组用不同的场景和各式的任务去刺激嘉宾展现出真正的性格的,很可惜,《高能少年团》似乎还没能做到。

这并不是《高能少年团》独一家的的问题。垒起了豪华的嘉宾阵容,卖出了冠名和赞助,也可能有不错的收视数据和网络点击,但却只是利用了嘉宾本身的人气,吸引来粉丝,却没有让他们通过一档节目呈现出更迷人的个性,也没有粘住新的观众。于是,《高能少年团》就没高能起来;于是,如山如海的综艺节目,大部分电视台都是砸钱买模式和砸钱请明星,很多大牌明星参与的节目也都是悄无声息地结束了,网上有一道智力问答,“周迅、冯小刚、陈道明、姜文,都参加过什么综艺?”作为一个文娱记者,很惭愧,我也一下子答不全。

所幸,从去年下半年前,大投资大明星的综艺节目已经开始降温。17年度招商会重点推介的《花样好室友》(吴彦祖领队)、《时空摆渡人》(王家卫、梁朝伟等献综艺首秀)、以及《花样青春》(前《花少》总导演廖珂倾情打造)等大头综艺目前都确定取消录制。

其实,所有“爆款”真人秀都不是大明星的简单罗列,更不是大特写的粗暴堆叠,是能够调动明星积极性的任务设置,是任务和任务之间紧密而又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是用花字和特效更好地塑造、凸显人物性格,是创意和诚意。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话剧《原野》,看过多遍。这次重看,又有新收获。

时隔74年,在修缮一新的上海大戏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让《原野》“原地重生”。时代变了,观众变了,导演、演员变了,舞台呈现变了,但“冤冤相报何时了”的主题没有变。

开场的舞台充满了黑暗。浩淼的原野,铺满了暗淡的色彩。黑暗迷茫的森林,一间简陋的小屋,一张四方桌子,几把破旧椅子,通向远方的铁轨,梦魇一般挥之不去的鬼魂,散发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气息。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舞台样式,一群无法挣脱宿命命运的小人物在奋力抗争,深深地吸引了观众。

上话何念版《原野》最大的特色是,在尊重原作价值观的基础上把传统经典解构重组为时尚经典。经典就像一面棱镜,每个人都能从不同角度去欣赏发现;经典是一本老书,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解读。著名青年导演何念试图用“现代感”的方式再度打开它,却没有颠覆它。他说:“让更多年轻人爱上经典,是我们的愿望。”上话的《原野》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证明这一次的创新实践是成功的。尊重经典,主要是尊重原著的精髓、理念、故事的大节走向和主要人物设置;但是,并不妨碍创作者寻求突破。唯有适度的突破,才能发掘、创造传统作品新的价值。

经典作品时尚化的一次成功

重看话剧《原野》 ◆ 戴平

曹禺在这出话剧里,一改《雷雨》《日出》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是借鉴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手法。此番何念导演的《原野》,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又渗入了多种现代派戏剧的表演元素。以工作坊的形式呈现,打乱了原来的叙事结构,有些次要人物和情节精简了,但主干戏却反复呈现了两三次,仇虎和金子如干柴烈火般的爱情戏被强化。剧中还经常出现角色的对白由数人错杂地复述,犹似乐曲中的复调,合唱中的多声部,制造出一种陌生化的“间离效果”。布莱希特在《例外的常规》里写道:“谨请诸位:要把熟悉当作陌生!要把习俗当作不可思议!要把平常当作惊异!”导演有意识地把人物的对话采用叠声、复调、错位的处理,使原本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化起来,营造一种空灵和神秘的氛围。这是一种有意味的突破。

此外,演员的表演还融入了象征主义的手法,仇虎的恨和爱、金子的情和善、大星的软弱、焦母的阴毒,不仅通过台词,而且通过大幅度的形体动作体现出来。当人物的情绪通过舞蹈语言放大时,他们的表演更像高手过招,让观众感受到人物内心在不同时空的转换,有了更多层面的人性解读。青年演员们不负众望,表演十分出色。演仇虎的演员下了很大工夫,举手投足,语言眼神,就是那只“充满仇恨的老虎”。仇虎与金子、焦母、大星的对手戏,都铆足了劲。谢承颖饰演的金子,既有风情,更有忠贞、刚烈和善良。懦弱的大星,演员也演得很真诚,尤其是最后的死,导演将其处理成自己求死,更令人同情。

《原野》的舞美、灯光很有特色。设计师桑琦将整台戏的几个场景混搭在一处,采用黑白灰色调,主色调是黑色,用灯光来着色,暗色调的光线投在上面,让人顿感可怖和压抑,烘托剧情和角色的情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星星点点的手电光,增添了诡异的神秘主义色彩。该剧音乐旋律时而悠远神秘、时而紧张急促、时而浪漫多情,将剧情和人物渲染得更为丰满。鼓声贯穿始终,徐疾多变,由弱渐强,是人物内心情绪的外化,又震撼观众的心灵,同样取得了成功。

《八月》给开水加了点儿冰

◆ 戴钟伟

说实话,在观影之前,对于这部电影是有所期待的。倒不是慕名而去,金马奖最佳影片的光环效应对我而言并不强烈。内地影片金马折桂已不是破天荒的壮举。况且上一次的获奖作品《神探亨特张》着实让我倒了胃口。虽说任何的艺术评奖都不可能绝对公平,但如果总是带着微妙的窥私猎奇心态,很多当时惊世骇俗的艺术评判,往往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真正让艺术永恒的,只有前苏联作家爱伦堡所概括的三个词语:人,岁月,生活。

我对《八月》的期待,大多来自于剧情简介。据说影片内容抒写的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对于曾经的童年岁月的怀念,是对那些朴素无华的生活的点滴回忆。都说艺术作品最功德无量的所在,就是用文字、音符、色彩留住了人类的童年记忆。能够从童年记忆切入的作品,一般都会比其它角度真诚动人,而且往往会出现杰作。时至今日,我依然难以忘记,当年看到前苏联影片《幼儿园》时的震撼和感动,那部1979年拍摄的电影即使在今天放映,依然不觉过时。原因无他:童真是物质世界的奢侈品,是感情领域的和氏璧,只要发现了光,往往就是光芒万丈。而艺术创作,无论变换什么形式,如果能够巧妙凿开童年那块璞玉,都令人期待。

小雷为轴心串联起来的家族关系,那些日常生活中琐碎的悲欢喜乐,面对生老病死泰然处之,面对时代变迁隐忍接受的用细节堆砌出的自然叙事,隐隐约约也像是在向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遥致敬。

在黑暗且坐立难安的电影院里,我一遍又一遍责问自己:为什么就是不感动呢?面对还原度相当高的生活环境和道具背景,面对表演痕迹极其稀少的非职业演员的群体高水准演出,面对如此繁密细致的生活细节乃至实况录,作为一个同一年代也生长在那北方小城的孩子,我应该时不时地会心一笑才对吗?千万次的问,直到片尾字幕冉冉升起,我才恍然有些觉醒:我的刻意冷漠和无原则克制,其实就是导演的刻意冷漠和无原则克制。我对《八月》的期待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伪命题基础之上的:我期待的是看到一个同龄人在阳光灼热无聊的日子里,流着汗也沾满灰尘的奔跑和忽然没理由地发呆,我期待的是看到一个无论岁月怎么动荡不安也无法抵挡的长大成人,那种精神气喘吁吁地追赶着肉体的疼痛与恍惚。而《八月》不是这样的,整部电影只是一个中年人对于自己童年客观冷静的眺望,如果说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浸透了回忆的荷尔蒙,《八月》是恰恰相反,所有的冲动都被刻意磨平,连打架的场面都出现在画外或远景里。因为是眺望,所有对细节的雕琢,都像反反复复的冰雕组件,单体考评均明确、精确、准确,但缺少必要的温度、硬度和感光度,很难搭出一个完整的印象。整部电影的观影感受,仿佛是在一桶自然主义白开水里,零零散散加了些表现主义的冰块。